

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叢刊之一

主編 葉嘉瑩 副主編 孫克強

南開大學出版社

康熙年間手抄稿本 三色評點

遊陵祠

(上册)

〔清〕陳維崧 著

鵲鳥天小令五
雨後晴
來認耳孫
賴偶愛聽鶯過別木
書雨加木酒
舉家井賣士乞申也
知丸藥今晨
不意羽衣懷習禹在人间三浪之輕狂

卷之四

四

通鑑

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叢刊之二

主編 葉嘉瑩 副主編 孫克強

南開大學出版社

康熙年間手抄稿本 三色評點

述陵詞

(上冊)

〔清〕陳維崧 著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迦陵詞（上下冊）／（清）陳維崧著．—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310-03104-7

I. 迦… II. 陳… III. 詞（文學）—作品集—中國—清代 IV. I222.84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9）第022372號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出版人：蕭占鵬

地址：天津市南開區衛津路94號 郵政編碼：300071

營銷部電話：（022）23508339 23500755

營銷部傳真：（022）23508542 郵購部電話：（022）23502200

*

北京聖彩虹制版印刷技術有限公司印刷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經銷

*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880×1230毫米 16開本 99.75印張 8插頁 310千字

印數：350套

定價：3000.00元（上下冊）

如遇圖書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本社營銷部聯系調換，電話：（022）23507125

影印出版說明

康熙年間手抄稿本——三色評點《迦陵詞》（原題《先檢討公手書詞稿》）八冊不分卷，是清代著名詞人陳維崧詞集的手抄稿本。維崧（1625-1682）字其年，號迦陵，江蘇宜興人。康熙十八年（1679），應『博學鴻詞』考試，以第一等第十名授職翰林院檢討，曾參修《明史》。維崧于詞用功最深，『氣魄絕大，骨力絕邁，填詞之富，古今無兩』（陳廷焯《白雨齋詞話》），為一代詞宗。此稿本為海內外孤本，是研究陳氏詞作和清代詞學理論的重要文獻，亦為寶貴的古籍善本，現藏于南開大學圖書館。

稿本各冊有不同題簽，或署『迦陵先生手書詞稿』，或署『迦陵詞』，或署『陳檢討詞稿』，或署『迦陵檢討手書烏絲詞稿』。今以『迦陵詞』為書名。各題簽亦保留影印，以存原貌。

稿本中有多人手書點評，署名者二十余人，更多的點評則并未署名。更為可貴的是稿本中還有陳維崧親筆手迹（詳見『代序』）。諸評點筆迹不同，墨色也不相同，為保持原貌，便于分辨，特彩色影印，以惠學林。

稿本八冊以『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為次第，影印本一仍其舊，全書及各冊未另排目錄。

本書影印出版是在葉嘉瑩先生、陣洪教授、肖占鵬教授的創議和支持下進行的，南開大學圖書館傾力支持本書出版，提供底本，掃描全部稿件，多有辛苦。孫克強教授、張靜博士為本書的編輯作了諸多工作。青年教師可延濤等為核校清樣做了細致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謝。

南開大學出版社

二零零八年七月

記南開大學圖書館所藏手抄稿本《迦陵詞》（代序）

——爲南大圖書館八十年館慶作

葉嘉瑩

我自七九年第一次來南開講學，陸續至於今日，前后已有將近二十年之久了。作爲一個教研工作者，當然免不了常要查閱一些書籍。記得當我第一次回國講學時，因爲『文革』才結束不久，我擔心國內查書不方便，所以曾隨身帶了滿滿一大箱的書籍，幸而那時航空公司的規定只限行李件數，而不限重量，所以才使我能將書籍順利帶回。及至我到了南開后，才知道一些教學用的基本參考書，校圖書館中還是都有的。只不過如果要做研究，找起資料來就不及國外方便了。但就另一方面來說，則南大善本藏書中有些珍本古籍，却也是國外難得見到的。而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一部書，則是手抄稿本的《迦陵詞》全集。迦陵是清代名詞人陳維崧的別號，陳氏字其年，號迦陵，江蘇宜興人。父貞慧，爲明末四公子之一，明亡，隱居不仕。維崧少年穎異，補博士弟子員，而鄉試不利。更兼家道中落，遂漫游南北，才名重一時。康熙十八年（1679）召試鴻詞科，授翰林院檢討。時陳氏年已五十五歲，三年后卒于京師。維崧工駢體文，世稱所作爲陳檢討四六。詞名尤著。其早年所作題名《烏絲詞》，收詞二百六十六闕，曾編入孫默所輯之《十五家詞》。維崧逝世后，其四弟宗石于康熙二十九年爲之刻印《迦陵詞全集》，集中共收詞小令一百一十一調，詞三百九十闕，中調一百一十二調，詞二百九十五闕，長調一百九十三調，詞九百四十四闕，合計共得詞一千六百二十九闕，共用四百一十六調，數量之多，爲古今詞人之最。（而據陳氏於逝世前八年所寫的《與王阮亭先生書》中所自述云：『《烏絲》而外，尚計有二千餘首。』則其全部作品當有二千

數百首之多。)

我之認識陳維崧的詞名，是早在我的少年時代。我生長於北京的一個舊傳統的家庭，早年未入小學，只在家中讀四書，並從伯父狷卿翁誦讀唐詩，伯父習知一些清代詩人詞人的掌故，有一次伯父和我談起了陳維崧的詞，並談到了他別號迦陵，又談到了清代的另一位詞人郭麐，說郭麐的別號是頻伽。陳維崧生於明天啓五年（1625），卒於清康熙十一年（1682）；郭麐生於清乾隆二十一年（1767），卒於清道光十一年（1831），他們倆人當然絕不相識，但他們倆人的別號合起來『迦陵頻伽』四個字却恰好是佛經中一種鳥的名字。據《正法念經》云：『山谷曠野，多有迦陵頻伽，出妙聲音，若天若人，緊那羅等無能及者』（按緊那羅為佛經中主歌唱之神）。郭麐之生晚於陳維崧有一百四十二年之久，郭氏之以頻伽為別號，與陳氏之以迦陵為別號，其間有無任何關係因緣，現已不可確考，不過這兩位詞人的別號和佛經中有關這種仙鳥的故事，在當時我少年的心靈裏則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其后當我進入了輔仁大學國文系，而我的老師顧隨先生擬把我的詩詞習作送到報刊中去發表並要我想一個別號做筆名時，我立刻就由我的名字『嘉瑩』兩字的發音，想到了『迦陵』兩個字。雖說我決然沒有與陳迦陵相攀比的用心，而且連師法陳迦陵的念頭也未曾存有過，但既然有別號相同的這一點因緣，因此每當我看到了『陳迦陵』或『迦陵詞』這些別號或書名時，就總免不了會有一種異常親切的感覺。何況南大圖書館所藏的這一函書，竟然是康熙年間手抄的《迦陵詞》稿本，這自然就無怪乎當我看到這一函書時，特別有一種欣喜興奮的感覺了。而在欣喜興奮之餘，于是我就想到了古人所說的一句話，所謂『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因此我現在願把我所見到的這一函書的珍貴可喜之特色，簡單地寫記下來，讓天下所有愛好迦陵詞和愛好清詞的讀者們，都知道在南開大學的圖書館中保藏有這樣的一函珍本古籍。

這一部珍本古籍，裝在一個材質精美的木函中，函封上刻有一行題字云：『先檢討公手書詞稿』，下面的署名是『六世從孫實銘謹藏』。全部詞稿分爲八大冊，以八音之名『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爲次第。全書分別各有朱筆、墨筆、藍筆三色之評點，以及眉批與旁批。且各色評點中又有行書與楷書多種不同之筆迹。原手稿紙色暗黃，是以金鑲玉之格式重新襯裱過的。卷首新裝裱部分有題簽云『迦陵先生手書詞稿』，署曰『義州李放敬題』，下有一方小印爲『詞堪』二字，扉頁有題記云『乙丑（按此乙丑應爲一九二五年亦即重新裝裱之年）四月十九日詞龕小集，螭公二丈携先集見過。與歸安朱彊村侍郎、宛平查杏灣觀察、遵化李龔廬提學，開州胡愔仲閣丞、番禺黎潞廬參議，順德溫璧庵副憲同觀』，署曰『義州李放寫記』。新裱之八大冊各以藍色封面裝訂，貼有黃色虎皮宣紙題簽。第一冊題云：『迦陵先生手書詞稿』，署曰：『義州李放敬題』；第二冊題云：『迦陵詞』，署曰：『蜀中后學李准敬題』。卷首有序文，署曰：『同學友弟蔣平階大鴻撰』。第三冊題云：『迦陵詞』，署曰：『通家后學冒廣生敬題』；第四冊題云：『陳檢討詞稿』，署曰：『乙丑仲春孝胥』；第五冊題云：『迦陵檢討手書烏絲詞稿』，署曰：『螭公仁兄家藏，陳曾壽謹署』；第六冊題云：『迦陵先生手書詞稿』，署曰：『乙丑四月歸安朱孝臧』；第七冊題云：『迦陵先生手書詞稿』，署曰：『乙丑四月胡嗣瑗署』；第八冊題云：『陳檢討詞稿』，署曰：『乙丑四月溫肅敬題』。各冊稿本內首頁爲目錄，以調名爲目，每頁六行，每行六調，極爲整齊。且每一詞調下皆分別注明字數。第一冊目錄列調名十四行另三個，計共有八十七個牌調；第二冊目錄列調名十八行另三個，計共有一百一十一個牌調；第三冊目錄列調名六行另三個，計共有三十九個牌調；第四冊目錄列調名十六行另四個，計共有一百個牌調；第五冊目錄列調名十一行另五個，計共有七十一個牌調；第六冊目錄列調名三十一行另四個，計共有一百九十個牌調；第七冊目錄列調名十行另二

個，計共有六十二個牌調；第八冊目錄列調名二十四行另三個，計共有一百四十六個牌調。八冊合計共錄詞牌八百零六調，但其中頗多重複。至於每冊所收詞調數目之多寡不同，則是因為牌調之字數不同，而每冊之厚度相近，所以每冊所錄之小令多則牌調多，長調多則牌調少。

南大圖書館中除此一冊手抄稿本之《迦陵詞》以外，還藏有標題為清康熙二十八年患立堂原刻后印本《湖海樓全集》五十四卷，共十二冊，其中的下函五冊為《迦陵詞全集》共三十卷。在南大圖書館善本藏書室工作的江曉敏女士曾經寫過一篇題為《手稿本〈迦陵詞〉校讀記》的文章，發表於《古籍整理通訊簡報》第一六六期，文章中把館內所藏之《迦陵詞》手稿，與此一函康熙患立堂刻本的《迦陵詞全集》，做過一番核校的工作。以為手稿本乃是此患立堂本《迦陵詞全集》之底本，不過二本所收詞之多寡并不盡同，《全集》收詞一千六百二十九闕，《稿本》則僅收詞一千三百八十六闕，^①較刻本少二百余闕。但《稿本》中有三首詞，則為《全集》所未收。因之為一般讀者所未見，江女士曾把此三詞錄出，計為《渡江云·寒夜登城頭吹笛有感作》（孤城一片看）一闕，《瑣窗寒·和梁棠村先生寒食悼亡之作》（半疊蠻箋）一闕，及《絳都春·咏鷄冠花》（花冠午寂）一闕。據江女士之推測，以為《渡江雲》一調原應為一百字，陳氏此詞多一字。《絳都春》一調，《詞稿》標明為『第二體』，注云『九十八字』，陳氏此詞為九十七字，且其中似頗多訛誤。江女士以為這大概就是何以此二首未被選刻入患立堂本的緣故。至於《瑣窗寒》一調，則《手稿》中沒有『對訖』之印，可能為刻本所漏雕。在讀過江女士的文稿后，我又取八二年上海書店所刊印之《清名家詞》中的《湖海樓詞》，與患立堂本《湖海樓全集》中的《迦陵詞全集》也做了一次校核。江女士所指出的《稿本》中之《渡江雲·寒夜登城頭吹笛有感作》一闕，雖未收入患立堂本的《全集》中，但却收錄在《清名家詞》本的《湖海樓詞》中了，以之與《稿本》相校，江女士

所云《稿本》中此詞較《渡江雲》原調多一字者，在《名家》集中已有所改正。現在就把這兩首詞分別抄錄在下面一看：

《稿本》之《渡江雲》如下：

孤城一片看，千家樓閣，都在雁聲中。嘆牢落關河，飄零身世，烟水太濛濛。今宵赤壁，想周郎、年少領艨艟。有許多、銀濤雪練，相映戰旗紅。江東、我携長笛，斜倚危欄，作霖林數弄（按『霖』字應作『霜』字，乃抄稿者之誤）。總則把、平生遺恨，訴與長空。一聲才入梁州破，天風下，掣入蛟宮。嗟橫竹，慎毋減沒爲龍。

《清名家詞》本之《渡江雲》如下：

孤城橫一片，千家樓閣，都在雁聲中。關河牢落甚，身世飄零，烟水太濛濛。舊時赤壁，周郎少、正領艨艟。有許多、銀濤雪練，相映戰旗紅。江東。我携長笛，斜倚危欄，作霖林數弄。（以下與《稿本》同，故略去不再錄）。

如果將《名家》本與《稿本》相比較，則《名家》本較《稿本》少一字，自是顯然可見的，且《名家》本較合格律，《稿本》此詞則往往不合律，也是顯然可見的。至於《瑣窗寒》與《絳都春》二詞，則患立堂本與名家詞本并皆未收，江文謂《瑣窗寒》頗多訛誤，《絳都春》可能爲漏雕，其說應屬可信。而

《渡江雲》詞則可能為改稿后所補訂收入者。此外江女士文中也曾提到《稿本》中時可發現陳維崧刪改塗抹之痕迹，如其《千秋歲引·壽蘧庵先生七十》一詞，其中二句原為『丹房掩尋書共煮，酒旗挑覓愁同賣』，經墨筆圈改為『茶鐺沸來同字煮，酒旗挑處和愁賣』，與刻本同。除去江女士所提出的此一例證外，我還發現《手稿》中有一處不僅對字句曾加圈改，甚至連牌調也完全改換了的例證，那就是《稿本》第八冊（木冊）中所收錄的原調題名《惜餘春慢》而被圈改為《過秦樓》的一首詞，而惠立堂刻本也是全依圈改后的文字為主。為了使讀者對其圈改情況有更清楚的認知，我現在就將把《稿本》與《刻本》兩種不同的版本文字，分別抄錄下來請讀者一看：

一、《稿本》原詞

惜餘春慢

松陵城外經疏香閣故址感賦（閣系才媛葉瓊章讀書處）

鳥啄雙環，蝶粘交網，此是阿誰門第。背手尋廊，墊巾繞柱，直恁冷冷清地。想為草沒空園，總到春歸，也無人至。只櫻桃一樹，有時和雨，暗垂紅淚。料昔日、人在小樓，紗窗簾闌。定比今番不似。立盡街心，望殘闌角，何處玉釵聲膩。惟有門前遠山，還學當年，眉峰空翠。枉教人緩了香車，閣向東風斜倚。

二、《刻本》所刊詞（與《稿本》圈改后之文字全同。《清名家詞》本亦與此同）

過秦樓（副題與《稿本》同，故不再重錄）

鳥啄雙環，蝶粘交網，此是阿誰門第。墊巾繞柱，背手尋廊，直恁冷冷清清地。想爲草沒空園，總到春歸，也無人至。只櫻桃一樹，有時和雨，暗垂紅淚。料昔日、人在小樓，窗兒簾子，定比今番不似。望殘屋角，立盡街心，何處玉釵聲膩。惟有門前遠山，還學當年，眉峰空翠。憶香詞尚在，吟向東風斜倚。

我曾經將此二詞之格式，與萬樹《詞律》中所收錄之此二調之格式相核對。《詞律》中所收《過秦樓》一調有二體，一爲一百九字者，以李甲之《過秦樓》（賣酒壚邊）一詞爲例，另一爲一百十一字者，以周邦彥之《過秦樓》（水浴清蟾）一詞爲例。而於后一詞調之后，萬氏曾加按語云：『按此詞舊草堂收之，題曰《過秦樓》，而以魯逸仲一百十三字者另載，題曰《惜餘春慢》。』所以在《過秦樓》一調之后，萬氏《詞律》遂又錄了一個《惜餘春慢》的牌調，以魯逸仲之《惜餘春慢》（弄月餘花）一詞爲例。萬氏又謂魯詞『只后結多二字，其餘無字不同，豈如此長調但因二字而另爲一調乎』。是則《惜餘春慢》實可視爲《過秦樓》之又一體。只不過值得注意的則是，陳詞《稿本》中所錄之《惜餘春慢》一詞之格式，則無論就《過秦樓》一調來看，或者就《惜餘春慢》一調來看，其平仄格式皆有不合之處。而其改稿之《過秦樓》一詞，則與周邦彥一體之《過秦樓》之格式完全相合，至於《刻本》之所依據者，則正爲此改稿之格式。所以江女士認爲此《稿本》乃惠立堂刻《迦陵詞全集》之底本，不爲無據。而且刻本最后附有三篇跋文，皆曾言及《迦陵詞全集》三十卷付梓之經過，第一篇爲署名『博陵后學吳璠奐若』之跋文，開端即云『迦陵陳先生詞集三十卷，余師子萬先生刊竟，小子受讀之』；第二篇爲署名『己巳冬杪弟維岳』之跋文，篇中記述云：『伯兄存日，有《烏絲詞》一刻，身后京少有《天藜閣迦陵詞》刻，猶非全本。蓋至今子萬弟所刻而后洋洋乎大觀矣。』又云：『疇昔之日，嘗戲語阿兄云兄詞如此之多不難爲』

梨棗耶？兄笑而領之。假令伯兄至今存，恐亦未必盡付鋟板。四弟勇往賈銳，有進無退，以下吏窮官作此舉……伯兄后死，有弟三人，乃獨四弟仔之梓成，寄索跋，^②因書以美四弟，且志維岳之愧而已』，這兩篇跋文所提及的『子萬』，就是陳維崧的四弟陳宗石，而第三篇跋文就正是陳宗石自己寫的跋文。文中自叙云：『先伯兄詩古文，予于丙寅丁卯兩年節俸金次第付梓。惟詞最富，因力不逮，至己巳春又鳩工鏤板，簿書之暇，反復校讎……計四百一十六調，共詞一千六百二十九闋，分編三十卷』云云。最后署曰：『康熙二十八年歲次己巳季冬朔八日弟宗石謹跋于安平官署之強善堂』。除此三篇跋文外，第一卷之卷首，還題有編選及參校諸人之姓名，計有選者四人，署曰：同邑任源祥王穀、萊陽宋琬荔裳、嘉善曹爾堪顧庵、商丘侯方岳仲衡。參閱者二人，署曰『弟維岳緯雲，宗石子萬』。校者二人，署曰『男履端，姪賜薛』。如果以這些人名與《稿本》中的一些印鈐相核對，則《稿本》每冊目錄所錄之每一詞調旁，以及全稿八冊之每冊每頁皆鈐有『強善堂主人對訖』七字之長方形朱印。此『強善堂主人』自然就是在《刻本》第三篇跋文所署『跋于安平官署之強善堂』的陳維崧之四弟宗石。而此手抄稿本自然也就應是陳宗石在跋文中所述的『己巳春又鳩工鏤板，簿書之暇，反復校讎』的底本。此外在《稿本》中每一冊每一頁之頁側下方，更往往鈐有『履端』二字之方形朱印，此自當為陳維崧之子陳履端之印。凡此種種，自然皆可證明此手抄稿本之為己巳年（亦即康熙二十八年）刻板前經陳宗石等人最后核校之稿本。而更有一點足資注意者，則是《稿本》於每一牌調下皆曾注明字數，但其抄錄之次第則并未依每調字數之多寡為先后。而惠立堂刻本的次第則是依字數多少分別為小令中調長調三部分而編錄的，所以私意以為此稿本之特別要在每一牌調下注明字數的緣故，應該也就正是為刻本之編排而做的準備。

以上所言，主要乃是就稿本與刻本之關係所做的考察，若再就稿本之由來而言，則私意以為此一稿本

實當爲陳維崧生前所整理寫定者，不過寫錄者并非陳氏自身，而應是陳氏請人抄寫者。這主要是由於手稿中還保存有一些陳氏親筆書寫的手迹，這些手迹與全書抄錄者的字迹有很大的不同，而抄錄者的手迹則全書八冊手迹始終一致，自當爲有計劃的抄錄。至于陳氏之手迹可確定者，則主要有兩處：一處是寫在第四冊（竹冊）所收錄的一首《滿江紅·同恭士、叔岱、牧仲、飲介子西湄草堂、次公戲壁間韻》詞后。原詞如下：

水樹清幽，宿雨罷，奔渾齊漲。憑眺處，孤城剩壘，炮痕無恙。波靜細延簾閣底，草香亂撲紗窗上。碧陰陰、一陣嫩涼來，沙禽餉。篷六扇，烟中漾。簫一縷，潭邊唱。況主人還有，吳羹法釀。但醉且尋茶叟竈，欲歸徑借溪翁杖。想此時、纖月挂西湄，難於狀。

在此詞后寫有朱筆行草評語云：『用意用字俱出人意表，又復貫串無痕，詞壇能事不得不推我。』其下自署曰『陳髯』。可見此一評語爲陳氏手書之親筆，自無可疑，再有一處則是在第八冊『木冊』所收錄的《賀新郎·賀程昆侖生日并送其之任皖城》一詞后，寫有墨筆行草之按語一則，云：『此數葉詞稿系西樵所評。向在廣陵，忽焉失去，遍搜篋衍，悵惋久之。己酉冬過東臬何子龍□，從他處收得，^③遂以見還。喜逾望外。雖中間頗有殘簡，然亦頓還舊觀矣。書以誌之。』其后署曰：『辛亥六月二日識于大梁署中，其年自記。』如果只從筆迹來看，則諸冊中尚有筆迹與前二處相似者數處，惟是多未署名，所以不敢確指。至于其他評點之人，雖亦大多并未署名，但亦間有署名者，而其署名之方式，則又有兩種不同之情況：一種是標名在評語之前，寫明爲『某某曰』，一種則是將評者之名或字簽署于評語之后。私意以爲前

一種情況當系原有舊詞稿上之評語，經整理清抄者又將之重錄于抄稿中者。因此這種情況中遂又有原錄爲某人曰，后又改爲另一人名者；至于后一種情況，則應系清抄之稿寫定后，評者再書寫評語於詞后，或寫爲旁批或眉批者。我對於這兩種情況也曾略加整理，綜計諸評者之中其較爲著名者，約有以下諸人：

第一種署名于評語之前者，計有：曹南耕、史雲臣、吳園次、尤悔庵、丁藥園、徐竹逸、儲雪持、錢葆汾、曹顧庵、毛稚黃及陳維崧之弟緯雲、椒峰諸人；第二種署名于評語之后者，則有：蘧庵、戴山、黃珍百、京少、陸萊、既庭、竹逸、筱帆、雪持諸人。但此二種有署名之評語在全稿中乃屬少數，其中大多數評語則并未署名。除去這些評者的姓名以外，在稿本第一冊（金冊）之封頁上有題識云：『迦陵詞，寓園閱訖抄訖』字樣，私意以爲此『寓園』當爲江蘇華亭人林企忠，林氏字中水，號寓園，著有《翠露軒詞》，其父林子威著有《貞娛草堂集》，兄企俊、企佩，姪令旭皆能詞，以林氏一家對詞之愛好，則此《迦陵詞》稿本之爲林氏所負責清抄者，自屬可能。^④

至於此一手抄稿本之所據，則可能爲陳維崧各期詞稿之結集，所以現在此一手抄稿本中，往往尚保留有原來各集之名稱。即如第七冊（革冊）首頁即曾題有『病餘詞』三字，冊中《念奴嬌》一調前，又曾題有《廣陵唱和詞》五字。再如第八冊（木冊）冊中又題有《烏絲詞三集》五字。而且在第二冊（石冊）前所錄之署名爲『同學友弟蔣平階大鴻撰』之《陳其年詞集序》一文中，蔣氏曾叙及『予與其年壬辰定交（按此壬辰應爲順治九年）……迄今二十五年……今復示予《迦陵詞集》五卷』云云。據此可知蔣氏此序應寫于康熙十六年，而其所見之《迦陵詞集》不過僅有五卷，自然也只不過是迦陵詞某一時期之結集而已。至於江曉敏女士文中所叙及之《刻本》較《稿本》多出之二百餘闕，經詢江女士云尚未暇詳校。近日我雖因草寫此一文稿，曾多次至南大善本室查檢，但亦皆因迦陵詞之數量過大，而此善本珍籍則既不允

外借亦不准複印，每次匆匆翻閱，亦未暇詳校。此外此一稿本中更曾附錄有當時陳氏友人所寫的酬贈唱和之作甚多。即如第八冊（木冊）卷中所錄陳維崧之《沁園春·贈別芝麓先生》三首詞后，就曾附錄有宋荔裳、王西樵、曹顧庵、龔芝麓、錢寶汾等多人之和作。而在此一冊卷末更曾錄有史惟圓之《沁園春·題其年烏絲集》一闕，稍后《摸魚兒·清明感舊》（此詞不見目錄）一詞更附錄有史惟玄、史鑑宗、蔣景祁、儲貞慶、吳本嵩、潘眉、徐階鳳、黃錫朋、任繩隗、史可程、王于臣等多人之和作。而凡是此種酬贈唱和之作，稿本在諸詞之前，或諸詞之旁側，皆注有『不寫』、『不必寫』或『以下不必寫』等字樣，所以在患立堂刻本中，凡此類作品皆已被刪去不存。至於稿本中衆多之評語，自然依例更皆已被刻本刪去無存。而在此衆多之評語中，除去對詞作之評賞外，亦有頗具史料之價值者，即如第五冊（匏冊）卷中所錄《木蘭花慢·戊午中秋同既庭賦》一詞之后就曾有朱筆評語一則云『去秋八月之望，余偕其年、九來、立齋諸公酣飲于馬鞍山之麓，明月如水、天香拂拂，爾時覺興致豪上，旁若無人。詞云「對丹崖翠瀑，狂歌曼嘯，漏盡才還」乃實錄也』。其下署『既庭』二字，自可爲詞中本事之證（按此既庭爲宋既庭，稿本中錄其評語甚多）。又如在第二冊（石冊）卷內錄有《愁春未醒·牆外丁香花盛開感賦，索京少、葢山和》一詞，其后有墨筆評語二則，其一云『此先生四月十三日作，絕筆也。先生三年冷署，人情炎涼，時時托之筆墨，此詞其一也。是時先生索予輩屬和，予草草命筆，實不知先生意指所在。不意此篇而后，遂如廣陵散不復彈矣，噫！』其下署曰：『壬戌端陽后三日，京少記。』其二云：『三載聯吟，一宵歇絕，夢回酒醒，不堪再讀。』其下署曰『葢山』。按陳維崧卒於壬戌（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蔣京少評語署云『壬戌端陽后三日』，是其寫此評語時固正當陳氏逝世后之次日也。不過稿本中曾將此一則署名之『京少記』三字以墨筆圈去，而僅留第二則評語后之署名『葢山』二字，不知何故。

總之此一稿本至為珍貴難得，其中所保存之有關迦陵詞及清詞之資料極可重視。倘有出版社肯於以三色版套印刊出，則對於世之愛好詞學者，實將具有可資保存與可資研究的雙重價值。因特寫為此記，既以之記此珍本之可貴，亦欲藉此以說明我之竊不自量，竟敢大膽僭妄，乃取前代詞人之別號為自己之別號之一段因緣也。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日寫于天津南開大學

葉嘉瑩謹識

附考：

前文章成后，曾以復印件分別函寄上海古籍出版社之陳邦炎先生，及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之史樹青先生求正，其后分別接奉復函對拙文多所匡正，現在謹將陳、史二位先生匡正之說錄后，以補拙文之所不及。

陳先生復函曾對拙文標點多所校正，并指出關於拙文中對《惜餘春慢》與《過秦樓》兩調格式之核對，除萬樹《詞律》外，應更參考《欽定詞譜》一書，所惜我客居在外手邊並無此書，是以未及詳考，現在謹將陳先生函中所叙寫者錄后，以為補正。據陳先生謂「周邦彥之《過秦樓》（水浴涼蟾）一闋，吳則虞校點本引毛注云：「《清真集》作《選官子》，或作《惜餘春慢》」。《欽定詞譜》卷三十五，在《過秦樓》調下只舉李甲之平韵《過秦樓》一例，并注云：「《片玉集》以周邦彥《選官子》詞刻作《過秦樓》，各譜遂名周詞為「仄韵《過秦樓》」，不知《選官子》調，其體不一，應以周詞編入《選官子》調內，不得以仄韵《過秦樓》另分一體」。另在同卷《選冠子》調下，則舉了十六體之多，并注云：「一名《選官子》。曹勣詞名《轉調選冠子》。魯逸仲詞名《惜餘春慢》。侯真詞名《蘇武慢》。一名仄韵《過秦樓》」。陳維崧詞《稿本》中之《惜餘春慢》詞與《欽定詞譜》之《選冠子》調下所舉